

第七个是哑巴

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比如M地区劳改农场政委章龙喜，竟然得了医学史上难以寻觅先例的病症。他坐在医生的小桌之前，托着双腿，皱着眉头，痛苦地向医生陈述发病起因时说：在M地区欢庆“四人帮”垮台那天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他正在跳着脚欢呼的时候，一个没有长着眼睛的“二踢脚”，“叮”地一声上天之后，“当”地那声第二响迟发了；当那开了花的“迫击炮弹”垂直地落下来时，不偏不正，恰恰在他太阳穴旁边爆炸了。从此，他得了偏头痛症候，疼起来牵动脸上的三叉神经，勾联着五脏六腑，使他浑身上下都像刀劈斧砍般地难耐，所以请求农场医院给他出具一张去外地疗养院的诊断证明。这个要求，使医院的医生们感到为难了。之所以使医生们感到为难，并不是因为满天飞的小道消息，锁住了医生们开证明的那只手。尽管关于章政委致病的原因，每天由许多患者的窃窃私语中，灌满了医生们的耳朵。比如，有人说他得了这个病症，不是由于“二踢脚”之功能，而是因为“文革”中被他挤走了的老政委即将返场；

还有人说，他一贯对犯人横施淫威，绝灭人性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眼下到了“收获”季节，他生怕因冤、错案而平反出监的犯人，向部里告发他的劣迹，因而心里如同揣着8只兔子，日夜不得安宁，才导致了偏头疼云云，不一而足。这些来自底层的议论，虽然说得有根有据，但和医生的职业，没有多大关联。医生的美称是白衣天使，是追踪生理病态的“激光”、“雷达”，是靠科学仪器来判断病理的。因而，尽管对章政委的议论满城风雨，医生们仍然给章龙喜作了仔细检查，特别是进行了头部的扫描透视。使医生们为难的是：既没有透视出章龙喜头脑中有肿瘤硬块，也没发现他神经上有任何异常反应，这怎么能在诊断书上建议“去外地疗养”呢？！已经会诊，落在纸面上的结论，都是千篇一律的两个大字：待查。后边还划着一个大大的“？”号。章龙喜从司药小窗口拿到的药片，也很少有半点差异，不是“安定”就是“利眠宁”等同一类型的镇静药片。这，真使昔日跺一脚农场乱颤的堂堂政委，内心惶惶，一筹莫展了。这天黄昏，章龙喜照例拿着老三样“安定”“利服宁”和“睡必通”，刚刚从医院出来；顺着火车站的方向，蠕动过来一个人影，他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，立刻本

能地停下脚步。其实，这个行者还离他很远，既看不清衣着打扮，也看不见来者的眉眼，可是他看见了落日余晖中，那闪闪发光的一头银发，心里那8只兔子都在他心中狂跳起来：他担心老政委回来了？10年前，一次夺权的批斗会上，他揪下过老政委的一绺头发，那时候老政委的头发就白得像雪了……这两年，他像得了“白色恐怖症”，只要看见白头发的人，他就内心打鼓，他仔细地朝那个越来越清晰的人影望着，来者面孔越来越清楚了，他看见这个人尽管也是满头白发，可是白头发太长了——原来这是一个鹤发童颜的老太太。他暗暗谴责自己太草木皆兵，扭身就走。刚走两步，背后那位妇女同志朝他喊开了：“喂！请问这儿是河滨农场吗？”章龙喜不十分情愿地点点头。这位妇女同志胳膊弯里挎着个小包裹，抹着发鬓间的汗水，走近了他：“狱政科在哪儿？”章龙喜心不在焉地用手一指。在他看来，这个持着小包裹的老太太，一定是个犯人家属来探监的，因而不愿多费一个字眼；但当他转身的千分之一秒，看见这个女同志手里还有一只公文包，公文包上还印着“北京”的字样时，刚刚平静下去的心，像触了电，又不规则地跳动起来。他走近女同志，陪着笑脸说：“您……这是

从北京来出差的？”“嗯！”女同志微笑地点了点头。“你是……”章龙喜急于想知道这位女干部来这儿的目地，主动告诉她，他是劳改农场的政委，那位干部欣喜地说：“那太巧了。文革初期，我们学院造反派诬陷了一个老教授，现在院党委派我来给这个同志平反，接他回北京工作。”一听又是一个犯人要回北京，章龙喜中枢神经立刻紧张起来：“您……接谁？”“木易杨的杨，亚洲的亚！”“杨亚？”“就是他。”年过半百的女干部，拉开公文包的拉锁，把一件印着平反结论的打字纸，含笑地递给了章龙喜。章龙喜只看了前几句话，偏头疼的毛病就犯了，其他字句在他眼前变成了光怪陆离的斑点。上下跳蹦，左右摇摆着……女干部敏感地觉察到了章龙喜脸色突然变得苍白起来，不解地问：“您……不舒服。”“不。我……我马上带您去吃饭。”章龙喜语无伦次地应声着。他迈着沉重的郁郁步子，朝那幢两层小红楼走去——那儿是M劳改农场的招待所。

杨亚平反出监的消息，对于章龙喜来说，简直如同霹雳轰顶。这天夜里，尽管他在入睡之前，加倍地吞吃了“利服宁”，仍然失眠到了天亮。章龙喜暗骂安眠药过了有效日期，实不知他自己神经紧张运动的剧烈程度，超过了药物所能够发挥的最高效能。

一个劳改犯平反出监，何以使堂堂政委如此惶惶？这当然有它的内在原因。这里暂容笔者甩下一个“扣子”，旁出一枝，先用画笔简单勾画一下章政委的人物肖像，以供读者鉴赏。

据有关资料揭露，世界上有一门学问，叫做“人才学”。根据统计，当今环球之上，各种类型的人才，都以矮子居多。如果笔者用漫画笔法，把章政委画成三寸豆腐干，那是夸张过度，因而不符章龙喜的体型；但他身高至多也就有一米四五左右，因而绝对属于人才的范畴之内。他的才能，集中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当夺权的黑潮淹没中国 9 6 0 万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的时候，他顺水撑船，一夜之间就贴出老政委 4 7 张大字报，字字血、声声泪地揭发老政委为刘、邓路线卖命，列举了 1 3 8 条老政委对犯人施行人道主义的罪行。那满纸的口号，满墙的惊叹号，加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，合乎逻辑的条条罪状，一下获得省

劳改局造反派头头的青睐。老政委被墨写的谎言打倒了，小跳蚤戴上了政委的乌纱帽。

那个年月，瞬息之间上天、弹指之间入地，都是司空见惯的，似无多向读者赘述的必要。但借助一个因算命卜卦而入监的犯人的话，可以有助于读者了解章政委的全部肖像。那个犯人说，在他入监那天，章政委知道他有这门“手艺”后，曾叫他给自己看相。这个犯人把章政委足足看了5分钟之后说：政委两条眉毛短而上翘，而且相隔很近，颇有黄巢通天眉的不凡气度；眉下二目滚圆明亮，主有龟年之寿；章龙喜迫不及待他又伸出手脚，叫这个算命的犯人解相。犯人说，政委的手贵就贵在小字，别看它小得像大人手，连皮肉里的一条条骨筋都看得十分清楚——这是难见的福禄手形，主权贵；至于章政委那只脚，尽管穿37号鞋还嫌大，可是脚弓弯曲，主一路高升，步步青云……这些出自于犯人之口的奇闻，虽然比章政委自叙的偏头疼病的起因更为荒诞，但却粗线条地勾画出来章尤喜的一幅尊容；而且跳蚤上天，成了火箭政委，不也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吗？！

公元1970年的夏末秋初，一个民警从红彤彤的天、红彤彤的地、红彤彤的插满语录牌的驿路上，押

来一名新入监的囚徒。这个新号看上去有50多岁，细瘦的身子，伛偻腰，螳螂腿，鸭掌脚。那溜长的身段，上边挑着的那张满是皱纹的脸，就如同在一根竹竿上面，结了横七竖八的一张蜘蛛网，那两只黑黑的眼镜圈，简直像卧在蜘蛛网上的两个大圆蜘蛛。他身体十分虚弱，以致登攀狱政科那几层台阶时，上一层，停一步，喘口气。他和每个新入监的劳改犯一样，是来接受章政委的“见面礼”的。

章龙喜询及罪犯案情时，常常是以悦耳的“女低音”开始（他一贯是男声女气）：

“姓名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姓名？”“女低音”开始变成了“女中音”了。

“……”瘦高的犯人，低垂着头，目光痴呆看着两只大脚板，没有任何反应。“姓名——”章龙喜的话音一下升为“女高音”，同时用手拍了一下桌子，当成音响伴奏，“我在问你姓名——”

尽管章龙喜这尖利的声音，在狱政科办公室引起了沙沙回响，那瘦骨磷峋的囚犯，耳膜就好像是一座隔音墙，他一动未动，只是下意识地吧双脚更换了一下位置。同时，用戴着手铐那双手，把下滑到鼻子上

的黑边眼镜往上托了托。

章龙喜一下站了起来，他大概是想用耳光代替语言了。就在这时，押送他的那个民警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低声对章龙喜说：“我忘了告诉您了，政委！该犯在看守所等待宣判期间，嚣张至极，捶胸顿足，疯疯癫癫。红色法庭宣判之后，他一反常态，成了木偶、泥胎……·据看守所狱医检查，由于该犯神经受了严重刺激，可能引起了老年性的聋哑合并症。”

“又聋又哑？”章龙喜问。

“已经近似白痴。”民警恭顺地把罪犯卷宗摊开在章龙喜面前。上写：

姓名：杨亚

年龄：56岁

籍贯：北京。

出身：高级职员家庭

案发前原职务：××学院地球物理系副教授。

罪行：该犯斗胆在“红海洋”的课堂上讲解太阳结构时，说什么太阳身上也有黄斑。这些黑子爆炸时，将给人类带来狂风、暴雨、高温、酷热，是典型“恶攻”红太阳的“现反”……章龙喜没有看完整个卷宗，就从椅子上走了下来。他倒背着双手，围着杨亚转了

两圈，目光在杨亚脸上跳来跳去，仿佛想从杨亚的神态中判断出：到底这是个真哑巴？！还是装聋作哑？！此时，扬亚就像杂技团里被披上人皮的猩猩，茫然不知所措地朝前望着，他揣测不出这个矮小的主人，要演什么猴戏。

“老坏蛋——”章龙喜翘着脚跟，把嘴对准老犯人的耳朵，一字一板说，“你别想在鲁班手下班门弄斧，别想在圣人面前卖字画，别想在我章龙喜这儿装疯卖傻。告诉你，从我当政委以来，已经戳穿是第7个——”

这次，由于章龙喜的话是直对杨亚耳梢说的，瘦高的囚犯似乎听见了一点点；他摇了摇乱蓬蓬的头，表示他绝非伪装，而是个真正的哑巴。

在章龙喜积累起来的经验中知道，和这些犯“恶攻”的“现反”，多磨舌头是没有用的。他回过身来，朝一个狱政干事挥挥手说，“把他带走。照老方抓药——”

片刻之后，杨亚穿上了一身囚衣，戴上一顶瓜皮小圆帽，被狱政干事带进大墙里来了。他没有被送到普通的监号，而被送到一间又低、又矮、又潮的小号——禁闭室。杨亚是个瘦高个儿，进那低矮的圆拱门，

不得不把身子弯成 90 度角。正对着门有一个小土炕，长度至多一米二十，杨亚想在地上站着直不起腰，想躺在炕上伸不开腿。那个送他来的狱政干事，饱含同情地说：“‘新号！’你要是会说话，就放聪明点，何必受这个洋罪呢？你要知道，你要是不推开门上那个小窗户喊人，政委是不许给你送饭的。目的就是一个，叫你出声！”

囚犯弯着腰。“嘘嘘”地喘着气。狱政干事怕杨亚听不清楚，把原话又重复一遍，然后，锁上禁闭室的铁门，走了。一天、两天听不见杨亚的声音；第三天头晌，还没有听见杨亚喊人送饭；到了第四天，好心的狱政干事，悄悄塞进口袋两个窝头，一块咸菜，推开送饭的小窗口，主动地把招呼杨亚来了。“新号——”“新号——”。

没有回声。

狱政干事一急，喊开了他的名字：“杨亚——”

禁闭室静如一池死水，没有一丝反应。

狱政干事心想：这也许真的是个聋哑人，喊叫是没用的，他用钥匙捅开了门锁，朝小土炕奔了过去。杨亚蜷屈着身子，在小炕上半卧着，狱政干事拍了他一下，不见动静，又用手摸，新号浑身冰凉——他饿

僵了。狱政干事急忙用手摸摸杨亚的胸口，还有那么一丁点热乎气，他慌忙把杨亚往身上一背，往农场医院的急救室跑来。他把新号交给医生，不敢在医院久留，急忙去找章龙喜汇报。

章龙喜正坐在藤椅上，用指甲刀修剪他小拇指上的长指甲（他有女人留长指甲的癖好），听完汇报，没有询及杨亚的死活，却把那双圆溜溜的眼珠，直直地投射到这个小干部身上。这个小干部就像是聚光镜下的小蚂蚁，感到浑身燥热，真是两只手不知往在哪儿搁才好了。慌乱之中，他的手碰到了口袋里装着的窝头和咸菜疙瘩，连忙用手掌盖上。

“把手拿开！”章龙喜说。

小干部垂下双手，中指笔直地对着裤线。

“口袋里是什么东西？”章龙喜明知故问他说。

“窝头、咸菜。”

“杨亚已开口说话了吗？”

“没，没有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给他送狱粮？”

“新号身于很虚弱，我怕……”

“你怕什么？”章龙喜把指甲刀往桌子上“哐啷”一扔，“怕他变成木乃伊？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立场

问题？”

小干部张口结舌地说：“党的劳改政策规定，对病危的老弱犯人，可以……”

“这些条条框框，已随着旧公检法被砸烂，而寿终正寝了。”章龙喜嘴角浮现出一丝傲慢的冷笑，短粗的眼毛压得一高一低，“既然你甘心与敌人为伍，死心塌地为旧公检法殉葬，那也好办，现在你马上去顶替杨亚的位置，到小号去啃上几天窝头咸菜。马上就去。”

小干部万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结局，脸色变得蜡黄，冷汗爬下额角。他恳求着说：“章政委，您……”弯的“吃屎分子”，要调动一切手段，进行审查。

章龙喜在处理问题上，一向是嘎巴利落脆，他习惯地挥了挥手说：“念你这次是初犯，可以稍稍宽大一点。一、你可以不戴刑具；二、可以不初小号的门，但禁闭是要蹲的。你什么时候反省过来，带着检查来找我。就这样。”

对于章政委的恩典，小干部敢怒而不敢言，他装着窝头咸菜，乖乖地进了监狱的铁门。随着铁门的哗啦关闭声音，章龙喜再也无心修理他那小拇指上的长指甲，他匆匆奔向医院。按照他的思想逻辑，不能给

杨亚这样的“现反”以任何喘息之机，要一追到底，直到他承认自己是用聋哑对抗专政为止。可是当他走到医院，看见几个医生正在抢救扬亚，杨亚还处在昏迷不醒之中，他无法完成对杨亚审查，只好扭身回来。一路上，他脑子就像一台电子计算机，他绞尽脑汁地在分析着杨亚；“难道他真的成了个哑巴？不，对这些肠子拐九九八十一道

二

春天来了——这是1971年的春天。大自然是非常慷慨的，它并不因这块土地是劳改犯集结的地方，而显得有一分吝啬。它，融化了严冬的冰雪，又把大地染成一片新绿。小草在消溶的雪层下挺直了身腰。种子在湿滚滚的泥土中钻出了新芽，小蚂蚱也在草丛中跳跳蹦蹦了。杨亚——这棵老树，也和万物一起复苏；医院的血浆、葡萄糖使他已经枯竭了的生命，返青抽芽了。他活了过来，但是活得异常艰辛。从他能睁开眼皮时起，章龙喜就像他的影子一样，对他紧追不舍了。无数次病根之前的审讯，无数次窃视观察，

无数次恶声厉色的威迫……杨亚依然是个不能出声的哑巴。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：杨亚说话犯罪，那么不说话了，不犯罪不就行了吗？！章龙喜何苦如此这般？！这就属于诸位对章龙喜这个人物缺乏了解了，他是个喜欢一竿子插到底的人物，一经决定的事情，决不中途而废，除非他确信杨亚确实成了哑巴。在他的那本经书里，认为一个不是哑巴而装聋作哑的犯人，就是不认罪的表示，就是对现实的蔑视和抗议。一个监狱的政委是不能放这样的人过去的；在杨亚之前6个进监的“现反”，都是章龙喜整得他们张口说话的；这6名装聋作哑的犯人被加了刑期，章龙喜却受到省里造反头头的通报表扬。因此，朝思暮想“再上一层楼”的章龙喜，怎么能轻易放过杨亚这头猎物呢？！经过周密思考之后，他决心对杨亚再进行一次最严酷的考察。4月末尾，杨亚出院之后，章龙喜把他分配到一个水田耙地组，组长就是给章龙喜看过相的算命卜士。这个组的犯人五花八门、无奇不有：有长期服刑的妓院老板，有血债累累的军统特务，也有解放后孳生的蛀虫——流氓阿飞，还有拦路抢劫的亡命之徒。章龙喜给那个组长下达的任务非常明确：九个和尚夹一个秃子，要把秃子变成和尚；只要能使杨

亚出声，手段可以自行选择。于是，一幕前无先例的时代戏剧即将揭幕开台。当时，犯人劳动时，都要唱带有针对性的语录歌，甲唱完之后乙唱，乙唱完之后丙接，因此，尽管歌子总是千篇一律，比如“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，他就不倒……”之类，但水田里倒也是歌声飞扬，此起彼落。老声、童音、粗声、细嗓，加上水牛耙地时的踩水声，组成了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过的“音乐会”。在阴阳怪气的算命先生看来，没有比在这个“音乐会”上强迫杨亚开口更好的时机和借口了。谁都知道，对语录歌的冷漠，对于一个“恶攻”红太阳的“现反”来说，意味着什么样的严重后果。所以，杨亚正在水牛身后，跟水牛迈着同一步点耙地时，算命先生朝他下通牒了：

“嘿——轮到你了，杨亚——”

杨亚赤着脊梁，弓着身腰，正使出全部老力气按着那个不听指挥的耙地器，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泥水里跋涉，水牛蹄下溅起的泥点子，像糨糊一样粘满他的全身，就连他鼻梁上的眼镜，都被泥浆糊住了。偏偏那些早来的“牛虻”，大概是看他和前边的牛没有任何差别，“忽”地飞落下来把那吮血的尖嘴，伸进他浑身每个部位。杨亚痒痛难耐时，就学习那头牛的样子

子，在泥水里打个滚，然后爬起来继续朝前跋涉。他不像那些老号一样，会忙里偷闲苦中作乐，耙上一会地之后，就坐在水田小埕上卷上一炮烟，过过神仙生活。他的生性就像前边这头不知疲倦的水牛一样，没进屠宰场之前，只知道拉紧了绳套，一股劲地往前走。

即使这样，杨亚也不能得到一点善良的回报，那个算命先生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流氓犯，把他围到水田中间了，用各种刺耳的声音，向他吆呼：

“唱——”

“唱语录歌——”

“你要是装聋作哑，叫你变水里的泥鳅——”

“快点——”

“张嘴——”杨亚摇摇头，指指嘴，示意周围的人。他是个不能出声的哑人。然后，拉了拉牛缰绳，催牛迈步，他想上午把这块倾斜度很大的水田耙完，下午就可以放水插秧了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章龙喜政委，此时此刻正拿着一个望远镜（抄家时的战利品），躲在一棵馒头柳下面等待着看他导演的戏剧开台。章龙喜确信：杨亚如果是在混充哑巴，即使他每根傲骨都是水泥钢筋，在这场戏剧中也会无法支撑，因而出声来，露出雾中庐山的本来面目。算命先生使了个眼

色，算是无声的开幕讯号铃。一个膀阔腰圆的流氓犯，从杨亚身后一个“扫堂腿”，把杨亚“扑通”一声，先放倒在泥水里；接着上第二个犯人，用“牛不饮水强按头”的蛮劲，按着杨亚瘦长的脖子，往泥水掀。杨亚拚命在泥水里挣扎，梗梗着脖子以保护头部露在水面之外。这真好比瘦螳螂和大象的搏斗，任凭杨亚用劲抵抗，也抗不住流氓犯人铁钳子一样的手；他的头越来越低，鼻子尖已经挨着水面，马上嘴就要喝着泥汤了……这时，章龙喜正在望远镜中仔细观察着杨亚的表情，他渴望着听到杨亚呼救或者抗议的呼喊；但是他失望了，他眼看着杨亚头部已经入水，竟然没有叫出一声。之后，绝灭人性的第二幕戏开始了。章龙喜看见杨亚像个泥鳅一样刚从水里爬起来，吐着嘴里泥浆时，一个流氓犯人用手扒开他的嘴，另外一个流氓罪犯抓起一把稀牛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塞进他的嘴里，上下左右晃着他的头，迫使牛屎咽入喉头。杨亚拚命地向外喷吐着抵抗着，但是没有一声呼喊……几个流氓哄笑着向四外跑了，章龙喜不用镜头去追踪他们，他把镜头焦点仍对准杨亚，屏着气等待着杨亚因狂怒而呐喊；但是杨亚还是没有出声，他弯下腰用手指抠着舌根，一下把牛屎都呕吐了出来。然